

# 名词生命度范畴的几种呈现方式

童芳华<sup>1</sup>, 邓晓华<sup>2</sup>

(1.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福建工程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8)

**摘要:**广泛的跨语言对比表明:生命度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动态的概念范畴;不同语言在名词生命度的具体呈现方式上具有程度不同的个性;名词生命度的呈现方式大体分为词法呈现和句法呈现两个层次,其中词法呈现分为构词和屈折两种,句法呈现分为向心和离心两种。

**关键词:**生命度范畴;跨语言对比;个性

**中图分类号:**H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8)04-0113-08

## Several Presentations of Category of Animacy of Nouns

TONG Fanghua<sup>1</sup>, DENG Xiaohua<sup>2</sup>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2.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Fujian 350118, China)

**Abstract:**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reveals that animacy is a universal and dynamic concept, and the presentation in different languages differs to various extents. The modes of presentation fall into two levels, one at the lexical level, and the other the syntactic level. The former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e word-formation type and the derivation type, so can the latter, into the endocentric type and the exocentric type.

**Key words:** category of animacy;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individuality

### 一、引言

名词的语法范畴,除了我们所熟悉的性、数、格之外,还有生命度(Animacy)。生命度是一种语法和语义原则,以名词的指称对象所具有的情感或活力作为判断的基础。<sup>①</sup>

生命度很早就引起了语言学家们的关注。早在1977年,基思·艾伦(Keith Allen)在其极具影响力的论文《分类词》当中就曾指出:“(关于分类词的)材料范畴(Material Category)有三个子范畴,其中之一就是生命度。所有存在材料类分类词(Material Classifiers)的语言或许都会将有生命(的对象)同无生命(的对象)区分开来。”<sup>[1]</sup>

1981年,伯纳德·科姆里(Bernard Comrie)在其所著《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一书当中把生命度作为一个独立的篇章加以论述。科姆里认为:“作为对生命度的最初描写,我们把它定义为一个等级,其主要成分按生命度由高到低的次序是:人类>动物>无生命物,……生命度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概念范畴,它的存在跟它在任何特定语言里的体现形式无关。”<sup>[2](P231-232)</sup>

1991年,威廉·克罗夫特(William Croft)在《语言类型学与语言共性》一书中将蕴含共性这一语言类型学的重要概

① 本文关于“生命度”的定义来自维基百科词条 animacy, 网址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imacy>。

收稿日期:2018-03-21

作者简介:童芳华(1973-),男,江西高安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语言人类学、对比语言学、语言类型学。

邓晓华(1957-),男,福建连城人,福建工程学院“苍霞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语言学、语言人类学、文化遗产。

念运用到生命度范畴的研究当中。例如,“如果非人类有生命普通名词的数的编码有数的区别,则人类普通名词的编码必然有数的区别;若无生命普通名词的数的编码有数的区别,则有生命普通名词的编码必然有数的区别。”<sup>[3](P152)</sup>此外,H. Bussman<sup>[4](P33, P156, P439, P440, P1087)</sup>、A. Y. Aikhenvald<sup>[5](P1, P2, P3, P7)</sup>、G. Crbett<sup>[6](P55-59)</sup>等国外学者在各自的专著当中对生命度也多有涉及。

国内方面,王珏 2004 年所著的《汉语生命范畴初论》对国内外生命度范畴的研究做了一个详尽的回顾,该书同时从名词、代词、量词、形容词、副词以及有生句的角度对汉语生命范畴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sup>[7]</sup>

本文运用跨语言对比的方法对名词生命度范畴展开研究,捕捉并展示不同语言互为参照时所凸显出来的、对科姆里、克罗夫特、王珏等学者的名词生命度研究具有一定印证、补充或拓展意义的语法形式。纳入对比研究的主要语言包括但不限于:东亚的汉语、壮语、莫语、浪速语、阿美语、日语,东南亚的印尼语,非洲的本巴语,欧洲的英语以及美洲的纳瓦霍语等。

## 二、名词生命度范畴的呈现方式

名词生命度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许多语言现象都与其密切相关——语言总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向我们传递着关于名词所指称事物的生命度信息。广泛的跨语言对比表明:不同语言在名词生命度的具体呈现方式上具有程度不同的个性和差异性,表现为与生命度有关的语言现象的复杂性。伯纳德·科姆里在《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中曾经列举了一些“受生命度支配的现象”。例如,“关于名词短语的形态,还有一种跟生命度密切相关的对立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数的区别,对立的情形总是生命度较高的名词短语存在这种区别而生命度较低的名词不存在这种区别。……又如,有些语言在表示动词一致关系时,当复数名词短语的生命度较低时动词取单数,而当名词短语的生命度较高时动词取复数。”<sup>[2](P236-237)</sup>

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我们自身的研究心得,本文将名词生命度的呈现形式大体分为词法呈现和句法呈现两个层次,其中词法呈现分为构词和屈折两种,句法呈现分为向心和离心两种。

### (一) 词法呈现:构词和屈折

许多语言以添加特定词头或“量词”的构词(Word-formation)方式来呈现其名词的生命度差异。这是一种直观的、“坦率的”生命度呈现形式。此处的词头和“量词”只是学术术语的差异,功能上是基本一致的。

在壮语当中,“量词”boux、duz、go、aen 分别表示人物类属、动物类属、植物类属和非生物类属,凡是冠以这四个独立词素的名词,其所标志的客观对象基本上分属于人物、动物、植物和非生物范围。<sup>①[8](P26-27)[9][10]</sup>如下表:

表 1 壮语名词生命度的“量词”形式

类	“量词”形式	实例			
人	boux	boux vunz(人)	boux hek(客人)	boux lauxsae(老师)	
动物	duz	duz ma(狗)	duz mou(猪)	duz bit(鸭)	
植物	go	go haeux(稻子)	go byaek(菜)	go dauz(桃树)	
非生物	aen	aen mak(水果)	aen daiz(桌子)	aen ranz(房子)	

在莫语当中,表人物类属的名词通常添加独立词头 ai<sup>3</sup>,表动物类属(尤其是单音节动物名称)添加 to<sup>2</sup>,表植物类属则添加 mai<sup>4</sup>、lo<sup>2</sup>、ku<sup>1</sup>或 ma<sup>1</sup>。<sup>[11](P73, P93, P221-224)</sup>

表 2 莫语名词生命度的词头形式

类	词头形式	实例			
人	ai <sup>3</sup>	ai <sup>3</sup> sim <sup>1</sup> (朋友)	ai <sup>3</sup> pa:n <sup>4</sup> (伙伴)	ai <sup>3</sup> buŋ <sup>3</sup> (官员)	
动物	to <sup>2</sup>	to <sup>2</sup> məu <sup>5</sup> (猪)	to <sup>2</sup> zon <sup>4</sup> (鳝鱼)	to <sup>2</sup> te <sup>6</sup> (蛔虫)	
植物	mai <sup>4</sup>	mai <sup>4</sup> ŋau <sup>6</sup> (松树)	mai <sup>4</sup> ka:u <sup>3</sup> (樟树)	mai <sup>4</sup> jau <sup>1</sup> (枫树)	
	lo <sup>2</sup>	lo <sup>2</sup> it <sup>7</sup> (葡萄)	lo <sup>2</sup> za:i <sup>5</sup> (杨梅)	lo <sup>2</sup> ku <sup>2</sup> (茄子)	
	ku <sup>1</sup>	ku <sup>1</sup> li <sup>3</sup> (稻秧)	ku <sup>1</sup> ho <sup>1</sup> (蒜)	ku <sup>1</sup> ja <sup>1</sup> (茅草)	
	ma <sup>1</sup>	ma <sup>1</sup> həu <sup>3</sup> (韭菜)	ma <sup>1</sup> pe <sup>5</sup> na:u <sup>3</sup> (水葫芦)	ma <sup>1</sup> ŋeu <sup>5</sup> (芹菜)	

在本巴语当中,绝大多数人物类名词以 aba-/umu<sup>1</sup>-作为黏着词头,绝大多数与人或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名词以 ama-/i-或 imi-/umu<sup>2</sup>-作为词头,抽象的概念名词则以 ubu-作为词头,等等。<sup>[12](P14-28)</sup>

① 薄文泽在《壮语量词的语法双重性》中认为壮语的这类量词实际上只“表示事物的大类”;覃晓航在《关于壮语量词的词头化》中认为:“壮语量词‘词头化’之后,失去表示事物单位的意义和作为修饰成分的语法功能,不再属于量词范围,也不是量词的兼类现象。”

表3 本巴语名词生命度的词头形式

类	词头形式		实例
	复数	单数	
人或人的社会角色	aba -	umu <sup>1</sup> -	abantu/umuntu(人) abafyashi/umufyashi(父母)
人或与人相关的事物	ba -	∅ -	bacilolo/cilolo(长老) babemba/bemba(湖)
与人相关的事物	ama -	i -	amashina/ishina(名字) amasembe/isembe(斧头)
与生活相关的事物	imi -	umu <sup>2</sup> -	imiti/umuti(树、药材) imilandu/umulandu(理由)
抽象的概念	/	ubu -	ubulanda(痛苦) ubulamba(勇气)

值得注意的是,以 ba -/∅ - 作为词头的名词既包含人物类名词,又包含与人关系密切的动物名称、日用品名称等,可以看作是人物类名词向生活类名词过渡的一个中间阶段。与此同时,所谓“与人相关的事物”同“与生活相关的事物”之间在现代人看来似乎也并不存在明显的生命度等级差异。这些恰恰是本巴语所折射的区别于壮语和莫语的文化特质。

屈折 (Inflection) 是语法关系的表现形式,它通过在词干上添加数量、人称、有限性、格等屈折词缀来实现,但并不改变词干自身的语法类别。<sup>[13] (P83)</sup> 本文探讨名词复数屈折形式与名词生命度之间的关系。

一般说来,生命度等级越高的名词,其数的编码有数的区别的的概率就越高,反之亦然。以汉语(普通话)为例,生命度较高的“人”“同志”“先生”“教师”等都可以添加复数标记“们”,生命度略低的“动物”“兔子”“老虎”等只是在特定的语境当中,如处于拟人状态时,才能添加“们”,而生命度较低的花“草”“树”“木”等几乎没有与“们”相结合的可能。试对比:

表4 汉语(普通话)名词复数标记的生命度差异

类	复数标记	实例
人	- 们	人们 同志们 先生们
高等动物	- 们(受限)	动物们 兔子们 老虎们
其他	/	* 花们 * 草们 * 树们

在浪速语<sup>[14] (P34-35)</sup> 当中,名词复数标记一共有4个,即  $y\theta^{31}$ 、 $\text{f}\text{am}^{31}$ 、 $m\text{ɔ}^{731}$  和  $p\epsilon^{55}$ 。其中,  $y\theta^{31}$  只能用于生命度最高的人类名词之后,  $\text{f}\text{am}^{31}$  既可以用于人类名词又可以用于动物类名词,  $m\text{ɔ}^{731}$  只能用于动物类名词,  $p\epsilon^{55}$  只能用于植物或者非生物名词,如表5(由于语法系统的差异,这里的汉语翻译并不能完美地传递浪速语不同复数标记的功能):

表5 浪速语名词复数标记的生命度差异

类	复数标记	实例
人	$y\theta^{31}$	$\text{ts}\text{ɔ}^{35/31} \text{s}\text{ɔ}^{31} y\theta^{31}$ (孩子们) $\text{s}\text{ɔ}^{31} \text{z}\text{a}^{35} y\theta^{31}$ (老师们)
	$\text{f}\text{am}^{31}$	$\text{ts}\text{ɔ}^{35/31} \text{s}\text{ɔ}^{31} \text{f}\text{am}^{31}$ (孩子们) $\text{s}\text{ɔ}^{31} \text{z}\text{a}^{35} \text{f}\text{am}^{31}$ (老师们)
动物	$\text{f}\text{am}^{31}$	$\text{mauk}^{31} \text{f}\text{am}^{31}$ (猴们) <sup>①</sup> $\text{nu}\eta^{35} \text{f}\text{am}^{31}$ (牛们)
	$m\text{ɔ}^{731}$	$\text{mauk}^{31} m\text{ɔ}^{731}$ (猴们) $\text{nu}\eta^{35} m\text{ɔ}^{731}$ (牛们)
其他	$p\epsilon^{55}$	$\text{ɔ}^{35} n\text{ɔ}^{731} p\epsilon^{55}$ (青菜们) $\text{uk}^{55} p\epsilon^{55}$ (锅等)

在哈卡尔特克语<sup>[15] (P100)</sup> 当中,人类名词的复数标记为 heb,非人类则为 hej。例如:

表6 哈卡尔特克语名词复数标记的生命度差异

类	复数标记	实例
人类	heb	heb naj winaj(男人们) heb naj wuxtaj(兄弟们) heb naj elkom(强盗们)
非人类	hej	hej te' tlan?(房子们) hej no' txitam(猪们) hej ic'ti(故事们)

(二) 句法呈现: 向心与离心

句法呈现是一种间接的、“含蓄的”名词生命度呈现方式。当一种语言以这一方式呈现其名词生命度的等级差异时,我们只能通过相关名词同其他名词或词类的句法关系而不是这些名词自身的“长相”来判断其生命度的高低。

句法结构分为向心结构(Endocentric Construction)和离心结构(Exocentric Construction)两种。向心结构是指“一组句法上相关的词其中一个词在功能上等同于整个组(即组内有一个可定义的‘中心’,其分布与整个组相同)。离心结构则

① 汉语普通话生命度较低的非生物所对应的名词一般不添加“们”这样的复数后缀,所以此处带有删除线的“们”只是在翻译过程中用来表示相关单词为所在语言名词的复数形式。

没有这样的‘中心’。”<sup>[16](P169)</sup>通过向心结构来呈现名词生命度差异的方式,我们称之为向心呈现。通过离心结构来呈现名词生命度差异的方式,我们称之为离心呈现。有些语言的第三人称代词也有生命度等级的呈现功能,但其应用范围常常突破小句的束缚,成为小句与小句之间联系的纽带。本文暂且将其划入离心呈现。

下面从领有标记、物主代词形式、数词形式、量词形式四个方面对向心呈现进行分析。

### 1. 领有标记

受语法系统及相应的学术术语的影响,有些语言使用所谓语法助词,有些语言则使用所谓介词来表示名词之间的领属关系。无论是助词还是介词,我们都从功能的角度称之为领有标记。

在汉语当中,名词领有主体的生命度对领有标记“的”的可省略性有一定的影响——一般说来,领有主体的生命度越高,“的”被省略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亦然。由此,领有标记“的”的可省略性可以作为判断名词领有主体生命度等级的一个标准。

表7 汉语名词领有主体的生命度同领有标记可省略性之间的关系

类	“的”可省略性	实例			
人	不可	爸爸的帽子	*爸爸帽子	妈妈的围巾	*妈妈围巾
动物	可	兔子的尾巴	兔子尾巴	老虎的屁股	老虎屁股
其他	可	?树的叶子 <sup>①</sup>	树叶子	?桌子的腿	桌子腿

当然,在有些专用名词如“公主扇”“太师椅”等当中,“公主”和“太师”已经不再是具体的领有主体,而是变成所在专用名词的构词词素。对这些失去领有资格的词素而言,“的”的省略与否已经与其生命度没有太多关联了。

本巴语的领有标记有两个,分别是---akwa和---a。<sup>[12](P34)</sup>本巴语名词充当领有主体时,其生命度对于领有标记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影响。当领有主体为“人”时领有标记只能是---akwa,为“动物”时---akwa或---a均可,其它则只能是---a。领有标记任何时候都不能省略,且领有标记和领有客体之间必须保持形态上的一致关系,“---”表示一致关系前缀。由于语法的差异,本巴语领有结构当中的领有主体位于领有客体之后,与汉语刚好相反。

表8 本巴语领有主体的生命度同领有标记选择之间的关系

类	领有标记	实例			
人	---akwa	amashiwi yakwa Lesa (上帝的话)	* amashiwi ya Lesa	ulupwa lwakwa Ro (小罗的家庭)	* ulupwa lwa Ro
动物	---a 或 ---akwa	umutwe wakwa nsoka (蛇头)	umutwe wa nsoka (蛇头)	isumbu lyakwa tandabube (蜘蛛网)	isumbu lya tandabube (蜘蛛网)
其他	---a	umusano wa mupando (椅子垫)	* umusano wakwa mupando	inkupo ya citabo (书籍封面)	* inkupo yakwa citabo

### 2. 物主代词形式

在汉语赣方言之华林方言当中,<sup>②</sup>领有客体的生命度对物主代词的形式有一定的影响。当领有客体为“人”或“感觉很亲密、有归属感的团体、机构”时,物主代词形式,无论其原本为单数还是复数,均为相关代词的复数形式。例如,第二人称代词单数形式“你”在华林方言中为“汝(n<sup>22</sup>)”,复数形式“你们”为“汝哩(n<sup>22</sup>li<sup>55</sup>)”。当“汝”或“汝哩”领有生命度等级很高的对象时,两者均采用“汝哩”直接加名词的形式。而当领有对象为动物或其他生命度较低的事物时,则必须采用各自添加领有标记“咯”再加名词的方式。

表9 华林方言领有客体的生命度同物主代词形式之间的关系

类	物主代词形式	实例	
人或很亲密的团体、机构等	相应代词的复数形式	汝哩 伯伯(你的父亲;你们的父亲)	渠哩 姨爷(他的妈妈;他们的妈妈)
		汝哩 班上(你班上;你们班上)	渠哩 崽(他的儿子;他们的儿子)
		?汝咯伯伯 <sup>③</sup> ?汝咯班上	?渠咯姨爷 ?渠咯崽
其他	相应代词+咯	汝 咯书(你的书)	渠 咯牛(他的牛;他家的牛)
		汝哩 咯书(你们的书) * 汝哩书 <sup>④</sup>	渠哩 咯牛(他们的牛;他们家的牛) * 渠哩牛

① 从语感上来讲,生命度较低的“树”和“桌子”作为领有主体时,有时候省略领有标记“的”会更为自然一些。

② 华林为江西省高安市西北的一个小镇,距高安市区约50公里;华林方言语料来自笔者的田野调查。

③ “汝咯伯伯”“汝咯班上”“渠咯姨爷”“渠咯崽”都能听懂,但让人略感不自然,似乎在刻意强调领有客体的归属。

④ “汝哩书”“渠哩牛”这样的说法让人完全无法听懂。

3. 数词形式

在阿美语当中,当数词与名词连用构成数名结构时,数词的形式会受到中心名词生命度的影响。<sup>[17](P62-63)</sup>除数词 *ce-cay*(一)之外,当中心名词为生命度较高的“人”或“动物”时,所有的数词都必须在词根上添加前缀“---a”,其中“---”表示所在数词第一个音节的辅音。例如,数词 *tusa* 必须添加前缀 *ta*,因为 *tusa* 第一个音节的辅音为 *t*,数词 *sepat* 必须添加 *sa*,因为 *sepat* 的第一个音节的辅音为 *s*,数词 *enem* 第一个音节没有辅音,直接添加 *a* 即可,其他依此类推;相比之下,当中心名词为生命度较低的“非动物”时,数词不需要添加任何前缀。

表 10 阿美语中心名词生命度同数词形式之间的关系

类	数词形式	实例
人或动物	---a + 数词	<i>tatuluay a siri</i> (三只山羊) * <i>tuluay a siri</i>
		<i>sasepatay a malitengay</i> (四位老人) * <i>sepatay a malitengay</i>
		<i>lalimaay a salikaka</i> (五位同胞) * <i>limaay a salikaka</i>
其他	数词	<i>tuluay a kuang</i> (三把枪) * <i>tatuluay a kuang</i>
		<i>sepatay a kureng</i> (四个坛子) * <i>sasepatay a kureng</i>
		<i>limaay a caleng</i> (五棵松树) * <i>lalimaay a caleng</i>

4. 量词形式

在汉语、缅甸语、波拉语、茶洞语等语言由“数词+量词+名词”所构成的“数量名”结构当中,有些个体量词具有名词生命度等级的标记功能。例如,汉语当中的量词“位”仅适用于生命度最高的人物类名词,“头”仅适用于“猪”、“牛”、“羊”等生命度居中的动物,“棵”仅适用于生命度较低的植物类名词等。

表 11 汉语中心名词生命度同量词形式之间的关系

类	量词形式	实例
人	位	一位 同志 * 一头 同志
		两位 同胞 * 两棵 同胞
		三位 领导 * 三棵 领导
部分动物	头	一头 猪 * 一位 猪
		两头 羊 * 两位 羊
		三头 牛 * 三棵 牛
植物	棵	一棵 树 * 一位 树
		两棵 草 * 两头 草
		三棵 向日葵 * 三头 向日葵

量词是很能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词类。量词的成词理据性很突出,哪些量词适用于哪些事物,往往与事物的特点和相关的动作行为有关。<sup>[18](P23)</sup>当然,影响个体量词的因素很多,名词的生命度只是其中的要素之一。其他要素,如名词所指称对象的大小、形状,说话人的情感、价值观和语言风格,修辞上的考虑等也会影响到量词的具体选择。例如,“位”的适用对象不仅是具有很高生命度的人,而且是值得尊敬的人,因此我们一般不会说“一位流氓”“一位小朋友”,等等。又如“头”一般仅适用于能帮人干活、于人有益的家畜,做运载工具的家畜“马”“骆驼”等一般用“匹”作为个体量词,至于“蚂蚁”“蚯蚓”“鳄鱼”等几乎完全与“头”无缘。

离心呈现包括这几方面:谓语形式、语序规则、代词形式。

1. 谓语形式

在日语的存在句中,谓语动词的形式必须受到主语名词生命度的制约。当主语为“客人”“狗”“猫”等生命度较高的人或动物时,所对应的动词是 *いる*(或敬体形式 *います*),为“树”“桌子”“雪”等生命度较低的植物或非生物时,所对应的动词则是 *ある*(或敬体形式 *あります*)。

表 12 日语存在句中主语名词生命度同谓语动词形式之间的关系

类	谓语形式	实例
人或动物	<i>いる</i>	お客さま(客人) 庭には 犬(狗) が います。 猫(猫)

类	谓语句形式		实例		
其他	ある	庭には	木(树) テーブル(圆桌) 雪(雪)	が	あります。

2. 语序规则

在北美纳瓦霍语当中,<sup>①</sup>一般说来,句子当中生命度等级较高的名词必须首先出现,而较低的名词必须其次出现。如果两个名词在生命度等级上相等,那么任一名词都可以出现在第一位置。对于以纳瓦霍语为母语的人而言,以下四个句子当中,(1)和(2)可以通过动词前缀 yi- 和 bi- 的替换实现语序变更,变更后语义不变,语法上也完全正确;(3)和(4)做出了同样的变更,但只有(4)合乎语法,因为(3)违反了生命度较低的名词不能前置生命度较高的名词这一语序规则。名词生命度对于语序的强大约束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 (1) Ashkii at' ééd yinít'í  
男孩 女孩 yi-看  
“男孩正看着女孩。”
- (2) At' ééd ashkii binít'í.  
女孩 男孩 bi-看  
“女孩,男孩正看着她。”
- (3) \* Tsídii at' ééd yishtaꞤsh.  
小鸟 女孩 yi-啄  
“小鸟啄了女孩。”
- (4) At' ééd tsídii bishtaꞤsh.  
女孩 小鸟 bi-啄  
“女孩,小鸟啄了她。”

3. 代词形式

无论是在小句内部还是在小句之间,许多语言的第三人称代词形式会受到其所指代名词的生命度影响。例如在英语当中,绝大多数情况下,第三人称代词单数 he 和 she 用来指代人以及其他在英语文化当中被认为生命度等级较高的事物,如轮船、马车、城市、灵魂、加农炮、枪等;it 则通常指代除此之外的生命度等级较低的事物。在以下例句当中,由于名词生命度等级对代词形式的影响,(5)和(7)都是正确的,而(6)(8)则让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感觉很奇怪。

- (5) When **Ann** arrived home that night, **she** found Brian in the house watching TV.
- (6) \* When **Ann** arrived home that night, **it** found Brian in the house watching TV.
- (7) I want to buy **that bag**. **It** looks very nice.
- (8) \* I want to buy **that bag**. **She** looks very nice.

另外,汉语(仅文字形式)以及哈卡尔特克语<sup>[15](P101)</sup>等语言的第三人称代词在指人和不指人时也有不同的形式。指人汉语是“他”或“她”,哈卡尔特克语是 naj 或 ix;不指人汉语是“它”,哈卡尔特克语是 no' 或 ch'en 等。在我们所接触的全部语言当中,还普遍存在一种由疑问代词所折射出来的生命度二元等级对立。例如,英语当中有 who 和 what 这样两个疑问代词;当它们引导特殊疑问句时,who 所指代的对象一般都是生命度较高的“人”,what 所指代的对象一般是生命度较低的“非人”。汉语的“谁”和“什么”、日语的“誰(dare)”和“何(nani)”等,也有这种基于生命度的对立关系。如以下疑问代词列表:

表 13 几种语言疑问代词所折射的生命度等级差异

类	疑问代词					
	英语	汉语	日语	保安语	印尼语	夏威夷语
人	who	谁	誰	ken	siapa	'owai
非人	what	什么	何	jaan	apa	aha

大多数情况下,不同语言对于“人”与“非人”的判断是基本一致的。例如,在以下英语例句当中,(9)和(11)成立,因为 what 与 your name, who 与 your father 生命度等级匹配;(10)和(12)不成立,因为 what 和 who 与所指对象的生命度等级不符。

① 本文关于纳瓦霍语的语料来自维基百科词条 animacy,网址为: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imacy。

(9) What's your name?

什么 你的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10) \* Who's your name?

(11) Who's your father?

谁 你的爸爸

“你爸爸是谁?”

(12) \* What's your father?

不过,特定语言和文化之间总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正如英语的轮船、马车、城市、灵魂等名词的生命度等级常常被提升到较高的层次,以至于以英语作为母语的人一般用人称代词 she 来指代这些事物一样,在有些语言如夏威夷语、印尼语和本巴语当中,少数“非人”名词如“名字”的生命度总是被提升到与“人”一样的高度。基于这种文化特质,在以下夏威夷语实例当中,<sup>[19](P142)</sup>例(13)是正确的,例(14)反倒让人无法接受。夏威夷语例(13)与英语例(9)的这种疑问代词差异显然源自不同文化群体对于“名字”这一名词生命度等级的认知差异。

(13) 'O wai kou inoa?

谁 你的 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14) \* Aha kou inoa?

因为同样的原因,印尼语实例(15)是对的,例(16)则不能成立。<sup>[20](P276)</sup>

(15) Siapa namamu?

谁 名字 - 你

“你叫什么名字?”

(16) \* Apa namamu?

“同大多数巴布亚地区的语言相同的是,Abui 语也是用‘谁(maa)’来对人名进行提问的。不过,与此同时,‘什么(nala)’也能够被接受”。<sup>[21](P129)</sup> Abui 语见证了“人名”这样一个特殊名词在生命度等级高与低之间的徘徊。例如:

(17) a - ne nala?

你 名字 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18) a - ne maa?

你 名字 谁

“你叫什么名字?”

### 三、结语

名词的生命度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概念范畴。不过,就其具体呈现方式而言,不同语言之间总是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个性和差异性。有些语言所采用的呈现方式更为“坦率”,有些则较为“含蓄”。含蓄的表达往往需要通过跨语言对比才能更好地把握和捕捉,这正是本文所采用的方法。

生命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范畴,其比较典型的一个实例来自阿美语。阿美语的基数词原本有“动物/非动物”两套相互对应的范畴。后来,“动物”类数词形态只用来表示“人”,人以外的动物的数词形态与“非动物”类数词合并为一类,“非动物/动物”范畴就变成“非人/人”的对应了。<sup>[17](P63)</sup>

生命度范畴与文化密切相关。正因如此,语言世界的名词与现实世界的名词指称物之间在生命度上虽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两者并不完全吻合。一方面,几乎所有人类语言所遵循的生命度由高到低的基本次序都是:人类 > 动物 > 无生物——当然,有些语言做出的区别不如这么细致,还有些语言则更为细致;另一方面,几乎所有语言都有一些名词表现出与其所指称对象不同的生命度,如本巴语名词 imisepela/umusepela(年轻人)被“出乎意料地”纳入了生命度略低的 imi - /umu<sup>2</sup> - 类名词范畴,印尼语的 nama(名字)以及夏威夷语的 inoa(名字)则被习惯性地提升到了与“谁”而不是“什么”相对应的较高生命度等级,等等。又如,在汉语中,“你是谁?”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问句,因为“谁”和“你”之间存在一种非常自然的生命度匹配关系。但是,当一方要刻意贬低对方时,则有可能将“你”与生命度极低的“东西”临时对应起来,这便是诸如“你是什么东西?”这样的反问句明显带着羞辱性的原因所在。

生命度范畴常常和其它语言要素甚至是语法范畴交织在一起。例如,在一些非印欧语系的语言当中,生命度与格的形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较高生命度的主题(名词)更可能具有明显的宾格形式,而较低生命度的主题更可

能具有明显的作格形式。”<sup>[22](P119)</sup> 又如在量词形式当中所探讨的那样,汉语量词的选择和使用有时候不仅仅要考虑中心名词指称对象的生命度高低,还要考虑相关对象的大小、形状等要素。甚至是说话人的情感、价值观和语言风格等也会最终影响到某一量词的取舍。

人类语言名词的生命度等级呈现方式非常地丰富多彩。必须承认,本文所比较的语言还比较少,所列举的呈现方式还不算太多。这与我们对于许多陌生语言当中与生命度有关的语法现象暂时还无法形成清晰的认识有关。例如,在楚克奇语里,及物动词的A可以有三种形态标志。A的形态总是区别于S或P的形态,因此格标记系统是一贯的作格——通格系统。<sup>[2](P237)</sup> 不过,随着我国学者对国内汉语方言、民族语言以及海外语言田野调查的不断深入,我们相信诸如楚克奇语这样陌生的语言一定会逐渐为我们所熟知,更多别具一格的名词生命度呈现方式也将走进我们的视野。

#### 参考文献:

- [1] Allan K. Classifiers[J]. *Language*, 1977, (2).
- [2] [美]伯纳德·科姆里. 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M]. 沈家煊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3] [美]威廉·克罗夫特. 语言类型学与语言共性[M]. 龚群虎,等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 [4] Bussmann H.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
- [5] Aikhenvald A Y.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M]. Oxford: OUP Oxford,2000.
- [6] Corbett G. *Numb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 [7] 王珏. 汉语生命范畴初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8] 韦庆稳. 壮语语法研究[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
- [9] 薄文泽. 壮语量词的语法双重性[J]. 民族语文,2003, (6).
- [10] 覃晓航. 关于壮语量词的词头化[J]. 民族语文,2005, (3).
- [11] 杨通银. 莫语研究[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 [12] Lammond, William. *Lessons in Bemba, Being One Hundred Easy Graded Lessons*[M]. Brussels: A. Vromant & Co,1930.
- [13] 胡壮麟,等. 语言学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4] 戴庆厦. 浪速语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 [15] Craig C G. *The structure of Jacaltepec*[M].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7.
- [16] Crystal D.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M].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8.
- [17] 曾思奇,杨梅. 台湾阿美语基础教程[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 [18] 兰宾汉,邢向东. 现代汉语(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9] Pukui M K, Elbert S H. *New pocket Hawaiian dictionary; with a concise grammar and given names in Hawaiian*[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5.
- [20] Quinn G. *The Learner's Dictionary of Today's Indonesian*[M]. Crows Nest. NSW: Allen & Unwin,1999.
- [21] Kratochvíl F. *A Grammar of Abui: A Papuan Language of Alor*[M]. Utrecht: LOT,2007.
- [22] Haspelmath M, Dryer M S, Gil D, et al.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责任编辑:刘伏玲)